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残像 / 七堇年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354-3637-5

I. 少

II. 七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4923号



亿品传媒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主 编: 郭敬明

责任编辑: 苏姗姗 痕 痕

装帧设计: 柯艾文化 (ca@zuibook.com)

美术执行: amin adam Alice.L Mint.G (from C&A)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01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4.75

版次: 2007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93千字

定价: 12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少年残像

七堇年 著

但愿你的旅途漫长

——
「希」卡瓦菲斯《伊萨卡岛》

序
幕

绍城，下雪了。

这是阔别了多年之后的某个冬天的深处。我尚未醒来，闭着眼睛，在这昏默的清晨中捕捉并辨别着他的声音。

好多年没看到过下雪了。他自言自语，又伸出手来抚摸我的眉毛。因这细微的动作，我在睡梦中闭着眼睛很轻地笑起来。却又落寞地觉得，这些年来我们的阔别，如同纵横交错的沟壑，使得我们此刻像是各自站在相距无数辗转江河的山巅遥遥相望。

他在这黯然的房间里起身来，上身赤裸，走到窗前，猛力推开窗户。这是十二月的北方。风夹着棉絮一样的雪花扑进屋

里来，天色昏黄如同旧搪瓷杯里的一层茶垢。寒风吹得我陡然头皮发麻，我紧紧裹在被子里，端视良久，眼看着他背影的轮廓仿佛要融进风雪里一般模糊起来。

等他转过身来时候，他那被风雪冷却下来的冻得发青的躯干，像一株冷杉一样孑然地立在那里，挡住了模糊不明的光线。背后的寒风似乎还从那冷兵器一样坚硬的肩峰上滑过来，似在抛光他的身体轮廓。那线条有别少年时的单薄，却依旧担当着我多年来讳莫如深的想念。一时间我觉得那躯体仿佛在逼视着我。我们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对视了些许时刻，然后眼看着他弯下身来抚我的头，捋起我额前的头发。他的瞳仁在暗处闪亮，犹如耀着金属光泽的长钉嵌入深不可测的夜幕。他俯身说，我走了，绍城。再见。

凯，你可记得……

我唤他，他却不应便离去。

我叫喊着醒来，之行的手抓住我。

绍城，你又做梦了。她静静说。

我眼底有泪，凝视她的面容，只觉得模糊落寞。她挪过身来抱紧我，我霎时便无力地甘愿在这陌生的柔软的怀抱中窒息。

你又梦见凯了吗？她抚着我的头发说。

嗯。

我曾从不相信梦。而在后来的这些年，我时常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梦见他。梦见他从我们中学的校门口闪过。梦见他与我告别。梦见他跳下高塔，坠入一群鸽子的纷纷羽翼中像一片叶子一样浮在云端然后消失。梦见一片遥望无垠的麦田，他躺在无人的深处，睁眼仰望金黄色的麦子身姿柔韧地在风中倒伏。

而我也会在醒来之后便失声叫他的名字。即使我已经明白，远离了那些空落的白天过后的黑夜，那些不眠的黑夜过后的白天，远逝的少年旧事在光阴的池水中再也泛不起一丝涟漪。

那又是少年时的梦了。

第一章

1

童时的绍城深秋，天空颤抖微微泛寒。候鸟耐不住冷寂，早早离开那里深灰的天空，只剩下忧郁而安宁的云朵守望没有翅膀的飞翔。天寒欲雪。黄昏日复一日地降临，一大片怆然的赭黄色余晖铺在天边，犹如神的麦田。而那种血清一样的颜色，总让人忍不住喻以某段糜烂在诗歌中的爱情。我知道，冬天很快就要接踵而至了，初雪过后，绍城将一片寂静荒凉。

在窄小的阁楼里，我用手抹掉木头窗玻璃上的水雾，向外遥望。一片熟稔的世界在我眼前洞开。天空颤抖着深深泛寒，

灰色的低矮的楼房轮廓模糊，成群的鸽子静静飞翔，如同最后一片萍聚的无名的命运。雾气蒙然，被黑色的朽木窗棂分割成小块小块的方形，在绍城万籁俱寂的夜里，比暗夜更暗。

我被午夜时分炸响的鞭炮声惊醒，睁开眼睛看见窗外陡然升起的艳丽烟花在高空中绽放，雍容的流光溢彩从窗户照射进来，明亮得将我的阁楼变成了一座通体透明的琉璃城堡。阁楼下面，母亲打开门迎接除夕之夜匆忙归来的父亲，絮絮叨叨地帮他卸掉行李。我醒来了。清醒得闻得到开门的时候风雪破门而入的寒气。钻出被子，我在黑暗而寒冷的阁楼里因为预感幸福而独自微笑。

因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父亲必伴随这风雪归来。

2

小学毕业那年夏天格外炎热。晴空上的云朵仿佛被烈日煮沸了，翻滚着幻化不定的絮丝，白得耀眼，热气灼人。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一季眼泪和汗水一样丰沛的炎夏。父母终于以离婚的形式停止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打骂，尔后父亲再一次离开了我和母亲，离开了小小的绍城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唯有不同的是，他这一次离开，将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离别的那天中午，我躲在蒸笼般的狭小阁楼里热得汗如雨下，却一直没有出来。那天的日光那么强烈，晌午的蝉声聒噪

个不停，声浪迫人。母亲的哭声从楼下阵阵传来，但父亲一直沉默。一瞬间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紧接着房门又重重地被摔上。

我明白父亲走了。

一时间我在床沿边坐立不安，开始不停流泪。双手用力抓扯床单用力到快要把棉布给抓破。十分钟之后，我站起身来迅速冲出门去一路狂奔到车站，跑着跑着只觉得凉鞋底都被晒化了的柏油地面给烫熟了，灼得脚底钻心地疼痛。

我在人头攒动的拥挤人群中气喘吁吁地找寻父亲的身影，跑过去拉着他的手不放。烈日之下，我拉着父亲的手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一直抽泣，狼狈而无助地看着他。

良久，父亲把我的手捉开，抹掉我的泪，在司机不耐烦的催促下一言不发地上了车。

整个下午，我都站在车站广场。头顶被晒得针刺般灼痛，脸上的皮肤被泪水里的咸涩盐分腌得生疼，仿佛一张绷紧的快要破裂的画布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车站里的人渐渐稀落，越发清静下来，白昼的余热却还在升腾，我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。母亲到车站来找我，出现在我背后。她轻轻把手放在我的肩上，对我说，我们回家吧，绍城。

我生于绍城。于是父母将我取名为绍城。我拥有一座和我一模一样的城市，或者说，绍城拥有一个和它一模一样的我。

在偏远的西北之隅，绍城无声无息地在漫长岁月中接受烈日炙烤以及北风肆虐。父亲不甘心一辈子在这个偏城埋没此生，于是在我还未满周岁的时候，带着一点家底，离开了效益极差的国营工厂，下海去经商，几乎终年不在家。

听母亲说，父亲下海的头两年处境十分艰难，每逢春节，父亲回家舍不得坐飞机，又买不上火车票，于是他就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春运火车上咬着牙僵站三天三夜，不吃不睡。下了火车还要换乘破旧的长途客车，颠簸近十个小时，顶着深夜的干风燥雪赶回家来。

父亲的脚在漫长的路途上总会因为久站不动而严重冻伤，溃烂流脓，与皮靴粘在一起，脱下来的时候鲜血淋漓。

我是记得的。我记得每年除夕父亲回到家来，第一件事情便是用母亲准备好的放了陈皮的热水洗脚。他的大衣肩头堆满了积雪，面色憔悴，冰冷红肿的脚上流着血。他因为疼痛而咬紧了牙关的样子令我无限伤心。

我便是带着那样的伤心，静静看着母亲蹲下来，流着泪为父亲洗脚。

熬过了那些年时，父亲的生意开始蒸蒸日上，往家里汇的钱也越来越多。春节的时候坐飞机回来，还会给我们捎来很多礼物。那几年的岁月，是我记忆中最甜美的时光。没有再看到父亲红肿流血的脚，也没有再看到他咬紧牙关强忍疼痛的样

子。进了家门之后，父亲第一件事情便是欢笑着把我抱起来，转过身去兜圈。他大声唤我的名字，城城，城城。我被父亲举过肩头不停旋转，恍惚之间看到母亲柔和舒展的笑容，是那样的美。

后来的后来，父亲在春节不再回来了。冷清的除夕，母亲神情幽怨，一言不发地坐在饭桌前，目光无神地注视着空洞的方向，直到整桌饭菜变凉，也没有举起筷子。

良久之后，我不忍心再看下去，便站起身轻手轻脚把饭菜收拾起来，扶着母亲去客厅坐下。我握着母亲的手说，妈妈，爸爸会回来的，你别难过……

儿子，你还不懂……母亲欲言又止。

时光的流逝无限悠然，犹如是一种飞翔的姿态。飞翔是我童年时代尤为熟稔的映象。在我蜗居的小阁楼上，鸽子在黎明的熹微晨光中第一遍出巢飞翔，我早已习惯在它们啪啪地扇动翅膀的声音之中醒来，睁眼便可仰望灰蓝色的苍穹，静默地向我展开一片广袤而忧伤的笑靥。而暮色四合的时候，鸽子们带着飞翔的倦意心满意足地归巢，唧唧咕咕的声音，温情而朴素。我知道，当绍城夜幕低垂，母亲便会又一次在漫漫长夜的荒寒中，艰苦而无望地等待父亲的归来。

此后那些寒冷而清静的除夕，我早早睡下，却依然被午夜